

K825.7

99

# 张寒晖传

梁茂春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B 252412

## 引 言

大厅里，歌声悲壮，情绪激昂。

一位英武刚健的将军，正挥动着有力的双臂，在指挥一群青年军官唱歌。将军气宇轩昂，指挥动作朴实而熟练，他那浓黑眉毛下的一对眼睛，炯炯有神地环视着大厅里唱歌的人群，用他的动作、表情、眼神和声音，掀起歌唱者内心激情的波澜。当唱到悲愤的高潮时，歌声中夹杂着哭泣声，全场军官，有的热泪盈眶，有的低头饮泣，有的仰天悲号，有的握紧了拳头……

是什么歌曲具有这样震撼人心的力量？

是谁在指挥这悲壮的歌咏场面？

是什么人在喷发出这哀而动人的歌声？

这支歌就是后来唱遍全国的《松花江上》；指挥者是周恩来同志；唱歌的是一群东北军青年军官。

一九三七年初，时令正当数九寒冬，祖国西北的天空朔风怒号，黄尘飞卷，风谲云诡。

西安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，比反复无常的气候更加令人难以捉摸。

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，刚在这里和平解决了“西安事变”。但当蒋介石脱离了阶下囚的困境，于一

九三六年十二月底一回到南京，就立即否认了他在西安许下的“联红抗日”的诺言，扣留了“西安事变”的主要发起人张学良将军，同时又派重兵对西安实行军事压迫。由于“西安事变”的爆发和蒋介石被擒而刚刚舒展了愁眉的古城人民，而今又在风云突变的形势下锁紧了眉峰，全国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。

张学良被扣之后，二十万东北军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。东北军内部在对蒋“战”与“和”的问题上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。当时的西安，处在剑拔弩张的极其复杂的局面之中。

在此艰险危难的时刻，周副主席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力挽狂澜，为加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团结而日夜奔忙。有一次，在新城内杨虎城将军的“讲武堂”里，周副主席出席了东北军的军官会，他在讲演中热情宣传了我党的抗日主张，高度赞扬了东北军全体官兵在“西安事变”中采取的“逼蒋抗日”的正义立场，又语重心长地强调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。周副主席那生动、雄辩和富于远见卓识的讲演，深深地吸引着、感染着东北军的军官们，他们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来表示支持周副主席的论点。讲演结束后，大家围着周恩来同志，带着恋恋不舍的敬慕之情，不愿离去。

这时，周恩来同志爽朗地问道：“大家一起唱个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讲武堂里响着同一个回答。

一位东北军军官出来提议：“请周将军给我们指挥！”

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。

这时，周恩来同志谦虚地笑了笑说：“那就让我们大家

一起来唱《松花江上》吧！”他起了头，抬起双臂挥动起来。接下去，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所描写的场面。歌声震荡着整个“讲武堂”：

$1 = {}^b B \quad \frac{3}{4}$

$\underline{1.3} \quad 5 - \mid \dot{1} \quad \underline{\dot{1}.5} \quad \underline{6.5} \mid 6 \quad 5 - \mid \underline{1.2} \quad 3 - \mid$

我的家 在 东北 松花 江 上， 那里 有

$6 \quad \dot{1} \quad 5 \mid 3 - - \mid \underline{2.1} \quad 2 - \mid 6 \quad \dot{1} \quad 5 \mid$

森 林 煤 矿， 还有 那 满 山 遍

$\underline{4.3} \quad \underline{2.1} \quad \underline{3.2} \mid 1 - - \mid \underline{1.3} \quad 5 - \mid \dot{1} \quad \underline{\dot{1}.5} \quad \underline{6.5} \mid$

野的大豆高 粱。 我的家 在 东北松花

$6 \quad 5 - \mid \underline{1.2} \quad 3 - \mid 6 \quad \dot{1} \quad 5 \mid 3 - - \mid$

江 上， 那里 有 我的 同 胞，

$\underline{2.1} \quad 2 - \mid \dot{1} \quad \underline{7.6} \quad 5 \mid \overbrace{4 \quad 3 \quad 2} \quad \overbrace{. \quad 3} \mid 1 - - \mid$

还有 那 衰 老的 爹 娘。

歌声牵动着每一位东北军军官的心。这歌声从每一位军官的心底涌流出来，淋漓尽致地倾诉着他们思乡恋土的愁绪：

$\underline{\dot{1} \quad 7 \quad 6} - \mid \underline{\dot{2} \quad \dot{1}} \quad 5 - \mid 6 \quad \underline{6.3} \quad 2 \mid \underline{2.3} \quad \dot{1} \quad \overbrace{7} \mid$

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，从那个悲惨的时

6 - - | 1̇ 7 6 - | 2̇ 1̇ 5 - | 6 6 3 2 |

候，“九一八”，“九一八”，从那个悲

2 3 1 7 | 6 - - | 6 6.7 6.5 | 6 6 - |

惨的时 候， 脱离了 我的家 乡，

3 5 5.6 | 1̇ 6 7 6 5 | 6 - 3 | 2 - 3 | 2 - |

抛 弃 那 无 尽 的 宝 藏， 流 浪！ 流 浪！……

“九·一八”已经过去五年了，失去家园，流亡异乡已经整整五年了！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！流落在西北的东北军官兵，没有一天不在思念着故乡和父老，没有一时不在盼望着去夺回惨遭日寇蹂躏的土地和同胞。当大家唱到：

3 6 - | 3 5 - | 5.6 1̇ - | 6 7 6 5 6 |

哪 年， 哪 月， 才 能 够 回 到 我 那 可

6 7 2̇ - | 5 - - | 3 6 - | 3 2 - |

爱 的 故 乡？ 哪 年， 哪 月，

5.6 1̇ - | 6 7 6 5 3̇ | 2̇ 3̇ 2̇ - | 1̇ - - |

才 能 够 收 回 我 那 无 尽 的 宝 藏？

3̇ - 2̇ 1̇ | 6 - - | 2̇ - 1̇ 6 | 5 - - | 3 6 - |

爹 娘 啊， 爹 娘 啊， 什 么

3 5 - | 5 6 3̇ . 2̇ | 3̇ 6 1̇ | 1̇ - - ||

时 候， 才 能 欢 聚 在 一 堂？！

悲壮激昂的歌声，好似画出了郁积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大问号，问大地，问苍天：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？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？

这支具有神奇般感人力量的《松花江上》，是由那时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——张寒晖同志创作的。但在当时，人们都并不知道这首歌曲的作者。作者是谁，这是无关紧要的，重要的是大家得到了一首能抒发郁闷、哭诉情怀的好歌。在“西安事变”前夕，《松花江上》刚刚秘密传到东北军中。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后，它迅速地在东北军中公开流传开来。由于它深刻反映了东北军官兵的情绪，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共鸣，在没有广播、没有录音、没有出版的条件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其传播速度之快，简直是难以想象的。这是真正的“不翼而飞”。这时，刚来西安处理“西安事变”的周恩来同志，立即就注意到了这支歌，并在百忙中抽时间学会了它。周恩来同志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敏锐感：他善于发现和运用群众喜爱的歌曲，来宣传群众，团结群众一致行动。他在新城“讲武堂”指挥大家高唱《松花江上》，就是最有力的证明。

周恩来同志不但曾多次带领、指挥群众唱《松花江上》，还曾在文章中指出：“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，无学可求，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，一再地飘泊流浪，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。一支名叫《松花江上》的歌曲，真使伤心的人断肠。”①《松花江上》以其牵动着千百万人民感

---

①周恩来：《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》（1937年12月31日）。载《周恩来选集》上卷，88—89页。

情的主题和它本身高度的艺术性，成为张寒晖第一首传遍全国的作品，起了无法估量的巨大的宣传作用。

时光飞速地流逝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四十年过去了。其间又产生了多少令人陶醉的歌曲？它们的数字已很难统计了。时光老人的考验是严峻的，群众的评判是公正的。音乐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不朽珍品能经受时间的考验，受到群众的长期喜爱，永葆其艺术的青春与光华。《松花江上》可以算得上是这样的艺术珍品，至今它仍在电台的广播中，在音乐会上，在人民的音乐生活里起着作用，还在国内外流传着。请看下面两个例子。

一九七九年九月间，美籍知名女作家聂华苓和她丈夫所主持的“国际写作计划”，在美国依阿华州举办“中国周末”聚会，邀请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和旅美的中国作家团聚在一起，讨论“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”问题。会议结束时，一国四方的文学家们在欢宴中即席赋诗，纵声歌唱。这时，来自台湾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的炎黄世胄，一起唱起了三十年代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抗日救亡歌曲《松花江上》，很多人边唱边流泪，流露出强烈的乡土观念和民族感情，沉入于对祖国苦难历史的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，“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国际讨论会”在法国巴黎举行，二百多名各国学者参加了热烈的讨论。会议期间，还举行了以中国抗战为主题的音乐电影晚会，演唱了《松花江上》等歌曲。据报导：“许多观众感动得流了泪。”

《松花江上》的艺术光彩，丝毫没有被时光的激流所磨

灭，至今仍保留着它艺术的青春。你听，它从远离中国的美洲大陆、欧洲大陆震响起来，以它那永久的艺术魅力，扣动着听众的心弦。

四十多年来，《松花江上》一直活在人民的心中，一直在触发着人们的激情，一直在启发人民的爱国热情。它的作者张寒晖同志，也因此而成为人民所爱戴的不朽的艺术家。这首歌曲，已毫无愧色地列入了中国歌曲宝库的艺术珍品之列。

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事例：一位为人民创作了美好作品的艺术家，他自己却因此而受尽折磨。张寒晖及其《松花江上》的遭遇也真是够曲折的。

人民之所爱，即敌人之所恨。历来形形色色的反动派，既怕《松花江上》，又恨《松花江上》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这首歌曲及其作者施加了重重的迫害。

一九三六年，当《松花江上》刚出现时，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就称它为“赤色歌曲”，谁要唱它，谁就有被抓被杀的危险。只是由于他们实在查不出《松花江上》的作者是谁，误以为是由“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的”，张寒晖才免遭了一次灾难。

日本侵略者同样惧怕和仇恨这首歌曲。他们将《松花江上》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称之为“排日情绪”，还扬言要对此进行惩罚。在《中国抗战画史》一书中记载着：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同时流传的，“还有一首题名《松花江上》的凄惋不忍卒声的歌曲……这虽是一首无名氏所作的歌曲，却正代表了千千万万沦陷区全体流亡人民的哀嘶！这份



情绪，日本人称之为排日的情绪，他们的外交家曾经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席上振振有词，替他们的军事侵略作辩护，说是这样的‘排日情绪’，应该‘膺惩’。”<sup>①</sup>

一九四三年，在延安由阴谋家康生一手制造的“抢救失足者”运动中，《松花江上》被指责为“散布悲观情绪的坏歌”，张寒晖也被污蔑成“为敌人做宣传的汉奸”。天哪！

“汉奸”的帽子与《松花江上》的作者挨得上吗？思念丧失了国土，要求抗日，宣传打回老家去，反倒成了“汉奸”！真是难以让人相信。可是，“抢救失足者”确实就是这么“抢救”的。

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浩劫中，“抢救失足者”的故技变本加厉地重演了。这回是轮到张春桥亲自出面组织、指挥“围剿”《松花江上》了。在他们当时所控制的《文汇报》上，一九六九年七月间连续发表了整版的文章批判《松花江上》，说它“除了眼泪和病态的呻吟，那就是苦闷和失望”，说它是“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”<sup>②</sup>。他们这么批判《松花江上》，有一点点历史的依据吗？懂得一点点历史的知识吗？唉！在那人妖颠倒、黑白混淆的年月里，还谈得到什么历史和真理？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就是靠篡改历史、颠倒是非起家的，他们吐辞为经，投足为法，与他们毫无道理可讲。于是，《松花江上》再次被列为禁歌。

敌人摧残它，人民更爱它。张寒晖和他的优秀歌曲，至今仍在人们的口中或心中回响，而且似乎变得更有生命力

---

<sup>①</sup>《中国抗战画史》（曹聚仁、舒宗侨编著），联合画报社，1946年印行。引文见该书第二章第九节“国人之抗战情绪”。

<sup>②</sup>参阅1969年7月15日上海《文汇报》对《松花江上》的“批判”。

了。

一九六四年，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心下，《松花江上》等和张寒晖的另一首歌曲曾被采用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里。这是作曲家的巨大光荣。

张寒晖同志是怎样创作出优秀歌曲《松花江上》的？他一生的经历和遭遇怎样？他还有些什么作品……让我们一起沿着他生活的足迹，回首寻踪吧！

# 第一章 从民间来

## 1 童年的歌

河北省定县唐河故道的南岸，有一个被片片沙土围着的村落——西建阳。一九〇二年五月五日（农历三月二十八日），张寒晖出生在该村的一个读书人家。父亲是清朝末年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，母亲很早去世，留下张寒晖等兄弟五人，靠父亲教书和大哥种地度日，家境十分贫寒。遇到灾年，全家人就得吃糠咽菜。营养不良使张寒晖的身体自幼就羸弱多病。

定县古称定州，它不仅是南北交通之要冲，文化璀璨之古城，也是具有悠久革命斗争传统的地方。远的不提，即在近代史上，太平天国的革命势力，曾从广西一直延伸到这里；稍后，捻军的起义队伍又在定县打击过清朝的封建统治；到张寒晖出生前二年——一九〇〇年，这里许多村寨建立了义和团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农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给幼年的张寒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定县人民爱唱歌。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唱歌。皇上、军阀、地主、老财可以夺走他们的一切财物，唯独无法夺走他们的歌声。他们用千变万化的歌曲来表现他们心中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。在张寒晖童年时代，由于这里老百姓的生活中

充满了苦难，因此他们的歌声也充满着悲苦和凄凉。

小白菜呀，心先黄呵！  
两三岁上，没有娘呵！  
跟着爹爹，还好过呵！  
就怕爹爹，娶后娘呵！

.....

这是定县一带人人皆知的民歌《小白菜》。这首凄婉悲伤的儿歌，反映了当时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：许多农村妇女在受尽了生活给予她们的超量的痛苦之后，过早地离开了幼小的子女，无数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就象枯黄的小白菜一样，在野地里逐渐凋萎。苦难的社会孕育了这首苦难的歌，传唱在广大苦难的儿童中间。张寒晖也是从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的，这首《小白菜》就好象是诉说他的生活似的。好在小寒晖还有一位老奶奶，常用温柔的歌声抚爱着她这年幼的孙子。

奶奶是一个典型的河北农村劳动妇女，六十来岁了，蹬着小脚还能到地里干活。她虽然一字不识，但也象当地大多数妇女一样，会唱数不尽的歌子。小寒晖记得的第一首歌子，就是奶奶成天哼唱着的这首《小白菜》。每天晚上，奶奶弄寒晖躺下后，就说：“泉子！①乖乖地睡觉，奶奶给你唱歌。”于是，委婉的歌声又轻轻地萦绕在小寒晖的耳边：

端起碗来，泪汪汪呵！

---

①张寒晖的乳名叫泉子。

掬下碗来，想亲娘呵！

亲娘想我，一阵风呵！

我想亲娘，在梦中呵！

.....

在奶奶凄楚的歌声的伴奏下，小寒晖渐渐闭眼进入了梦乡。

奶奶的歌声并不总是悲伤的，有时她也会唱出欢快的歌曲来。最使小寒晖高兴的是：奶奶还会用歌来编故事，猜谜语，可神哩！奶奶的猜谜歌、故事歌给幼年的寒晖带来了多大的愉快啊！他最爱听奶奶唱《打哑谜》歌，慢慢地，小寒晖还能和奶奶一问一答地对着唱了：

问：什么开花数它高呀？

什么花开用棍敲？

答：高粱开花数它高呀，

芝麻花开用棍敲！

问：什么开花弯弯腰呀？

什么花开一撮毛？

答：豆子开花弯弯腰呀，

玉米花开一撮毛！

每当小寒晖灵巧的小嘴有板有眼地唱出这一连串的句子时，老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：“好聪敏的娃，往后准有出息！”奶奶的话里充满着殷切的期望。

奶奶的歌，在小寒晖的心灵中建起了一座五颜六色的宫

殿——它比皇上的金銮殿还要美十分！在这座宫殿里，孩子心灵上的阴影暂时消失了，饥饿、恐惧的感觉暂时退走了。民歌给孩子带来了欢乐，带来了温暖，也带来了知识。

寒晖稍大一些，奶奶又教给他唱《小放牛》了：

赵州桥来什么人修？  
玉石栏杆什么人留？  
什么人骑驴桥上过？  
什么人推车轧了一趟沟么衣呀嘿？

赵州桥来鲁班修，  
玉石栏杆圣人留，  
张果老骑驴桥上过。  
柴王爷推车轧了一趟沟么衣呀嘿！

童年时代的歌，往往会给人留下一辈子的印象。张寒晖成年之后，他在《歌谣概观》一文中生动地描绘过定县儿童唱童谣的情景：“倘若在黄昏时候呢，他们（梁按：指男孩子们）在广场上，庙台儿上，或家门口，成群地唱着各种歌谣，随事物而吟咏，真个是一片诗的生活。每见从檐间飞出一个蝙蝠，他们就大声唱起《檐蝙蝠》；每逢召集小同伴来玩耍时，就大声喊：‘小孩子们，小孩子们玩儿来！’这些狂喊的歌谣，在女孩儿群里是少见了，她们有她们自己比较温柔的一套。”<sup>①</sup>

---

①张寒晖：《歌谣概论》。见陕西《民教学报》第二期（1936年10月）。

定县的儿歌，有许多在演唱时是载歌载舞的，表演起来非常生动活泼。前面提到的那首《小放牛》，就是一首长篇的表演歌曲，由两个小孩分别扮成牧童和村姑，一问一答，且舞且唱，充满着农家儿童的生活情趣。张寒晖在《歌谣概观》中回忆到儿童的表演歌唱时，这样写道：“这类歌不但随着游戏唱，而游戏之本身，亦多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这故事由他们在深冬月下表演着，说唱着，简直是一幕一幕的小诗剧。如《浇花儿》里表演着浇菜的农夫，打更的，拾粪的，……等等，都由那群孩子们的幻想里表现出来，很有小学校中之‘综合表演’的意味。”<sup>①</sup>

童年时代的歌，是能记住一辈子的。张寒晖对童年生活的记忆，除了饥饿、寒冷之外，就数这些美妙无比的歌谣了。

## 2 少年时代

七岁时，张寒晖开始在本村上小学，这是由于“父、祖不肯断祖上世代书香香烟，因我身弱而慧，选出读书。”<sup>②</sup>一九一三年又到离家十余里的翟城村进了育正学校高小班。

当时，正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不久，翟城的开明士绅米迪刚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，开始在家乡提倡国民教育，创办男女初级和高级小学，为实现他的“农村自治”的理想培养人才。因而当时翟城的新学堂办得比较突出，教员的配备比较齐全，课程的设置比

---

①张寒晖：《歌谣概观》。见陕西《民教学报》第二期（1936年10月）。

②见韩元（张寒晖）填写的《干部登记表》手稿（1942年）。

较完备。这在方圆百里之内都是相当闻名的。张寒晖在这里学了国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等科目。

育正学校还备有风琴，这在当时河北农村可算是个新鲜玩艺儿。米迪刚先生留学日本时的同学王先生在这里教音乐。瘦高个儿的王先生在课堂上按着风琴教唱新式的乐歌，这使张寒晖和他的同学接触到了与《小白菜》、《小放牛》等完全不同的新歌曲，如《男儿励志》、《爱国歌》等。

这一次的乐歌课堂上，王先生弹着风琴带领学生们齐唱：

中国男儿，中国男儿，  
要将只手撑天空。  
睡狮千年，睡狮千年，  
一夫振臂万夫雄。  
长江大河，亚洲之东，  
峨峨昆仑，翼翼长城，  
天府之国，取多用宏，  
黄帝之胄神明种，  
风虎云龙，万国来同，  
天之骄子吾纵横。①

这是多么雄壮有力的歌曲！音调又是多么的新鲜！几十个学生同声高唱起来，多么响亮，多么神气！虽然张寒晖

---

①这是著名的学堂乐歌《中国男儿》，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我国各地流传。填词者是石更，曲调采用日本近代作曲家小山作之助（1863——1927年）所写的歌曲《学生宿舍的旧吊桶》。



对这首歌词的内容还不太理解，但当他与同学们一起抬头挺胸大声唱着的时候，一种自豪的情绪油然而生。一唱这种歌曲，就让人直想甩开大步朝前走，真带劲！

张寒晖在育正学校中的学习成绩一般，但他对音乐有着特别的敏感。音乐教员王先生发现这个瘦弱小巧的孩子机灵好学，就破例地主动把风琴盖打开，手把手教张寒晖踩踏板，运手指，奏曲调。不久后，张寒晖的十个手指头居然可以在风琴键盘上弹出连贯的歌调了。此后，每当王先生有事不能上课的时候，他就拉张寒晖来“代课”。

“张蓝璞，<sup>①</sup>今天我有事，不能教你们唱歌了，你就带着大家唱吧。给！”说着，王先生将风琴的钥匙递给了张寒晖。

于是，张寒晖大模大样地弹着风琴，领着他的同学们大声唱起来，瞧那神态，俨然是位小先生。

张寒晖在上小学期间，还学会了拉二胡、弹琵琶、弹三弦、吹笛子和吹箫。每当夏天夜晚乘凉的时候，他常常拿着乐器到他家闲着的东院里边奏边唱，乡邻们都喜欢凑近来听。

“泉子！你拉胡<sup>②</sup>随着，听俺唱一段！”大着嗓门说话的是他们东邻田大叔。这位光膀子的黑壮汉子，是以扛活为生的。他不但善讲故事，还是个唱民歌的好手。寒晖小时候

---

<sup>①</sup>张寒晖学名蓝璞，字含晖（见《定县九中同学录》）。张蓝璞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参加革命以后。由于反动派将共产党人张蓝璞的名字登诸报端，他才改名张寒晖（见张寒晖的履历手稿）。

<sup>②</sup>河北方言，二胡叫“胡”或“胡胡”。